

蔣百里 著

蔣百里抗戰論集

二十六年春 余紹棠題

蔣百里抗戰論集

二十六年春 余紹棠題

序

去歲十月，蔣百里先生以疾歿於嶺表，噩耗傳來，海內驚悼。先生爲當代一流軍事專家，曾首創保定陸大，爲第一任校長，一時將才，多出門下，以是軍學泰斗，中外推重。生性磊落，有布衣東野之風，而行文尤多奇氣。抗戰以來，輒好發抒政見，閱論卓識，士以先讀爲快。蓋先生所長，固不僅軍事，其於國際政治外交經濟文哲諸科，尤無不精湛研究，造詣極深，則又海內人

才所尠見焉。余與先生，誼兼師友，夙忝相知，而世難倉皇，奉教遂淺，獨知先生憂傷國事，議論日精，迄今撫讀遺作，蓋未嘗不追憶洒酣耳熱，抵掌雄譚時也。當艱鉅之日，興殄瘁之悲，舊雨追懷，高風宛在，序先生作，而益不勝遺大投艱之思，知與先生夙好者，其亦同抱此感也夫。

民國二十八年三月黃紹竑謹識

蔣百里先生之哀榮

蔣委員長祭文

林杜懷賢 鼓鼙思將 中道折衝 安危孰仗
先生於學 獨運心匠 大川孤航 空絕倚傍
兵甲羅胸 罔測涯量 千載孫吳 顏行儻抗
巨霆震豐 厲砭時尙 讜言起廢 懦夫克壯
惠其緒餘 猶爲世饒 國有先生 實伊天貺
世運方棘 橫流待障 念我良執 交期直諒
曩共艱危 在險彌亮 茲參帷幄 訂談曉暢
萃萃羣英 陶鈞是量 如何征路 遽嬰癘瘴
軍國罕罕 逮於屬纊 嗚呼哀哉 雲山悽愴
江流泝漾 追念平生 云胡可忘 金鐵有摧
名德豈喪 化身千億 尙克予相 申詞薦悲
臨風快悵 嗚呼哀哉 尙鑒

蔣百里先生遺像

浩姪
漢上紀念



廿七
九元
方震

蔣百里先生遺墨

(張禾艸藏)

無端急景周年夜，到處低徊過古人。
瓶裏赤心甘必大，墓前青岫史來芬。
雄獅傷後威猶在，白馬歸來畫入神。
如此人才如此事，回天一夢到新正。

閱孫要我寫字即錄，丑除夕在巴黎柏林向所感，裝此外國古董給他看。
方豪

「甘必大之心現在瓶中供養」。「史來芬墓無人掃除，亂草縱橫，墓前一獅，受傷倦臥」。「白馬句係指法國一名畫畫拿翁捷後歸來故事」。此詩百里自歐洲歸國至漢時，在漢寓所寫。予因款字有誤，付禾草姪收藏，今禾姪至桂林而百里已作古人，此紙仍在禾姪行篋中，夜雨挑燈，出以相示，不勝愴然！不知百里墓上宿草離離，何人爲之掃除也？西望鶴山，棲魂何處？一歎！海甯張宗祥記。

蔣百里抗戰論集目錄

論 文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一
抗戰的基本觀念·····	四
速決與持久·····	九
營官二百兩長夫一百八十人·····	一三

蔣百里抗戰論集

二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一八
外交煙幕與宣傳者自己中毒	四〇
從國際上觀察各國外交之風格	四四
爲國聯開會敬告英倫人士	五〇
歐局與英國外交	五五
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	六〇

講 談

從保衛武漢談到世界軍情	九一
知與能	九六
半年計劃與十年計劃	一〇三
外交、軍事、經濟	一〇九
與德國亨斯其少校研究游擊戰術	一一三
參謀官之品格問題	一二三

蔣百里隨員日記	張禾艸
---------	-----

附 錄

自傳遺稿	禾艸錄	一
述蔣君百里	張宗祥	三
追述蔣百里先生	張一麀	一一
我與蔣百里先生	馮玉祥	一三
悼蔣百里先生	陳立夫	一六
弔蔣百里先生	胡健中	二〇
悼蔣百里先生	甘介侯	二一
蔣百里先生的貢獻	黃興中	二五
懷蔣百里先生	黃征夫	三〇
哀百里	高子白	三三
蔣百里先生不死	鍾期森	三六
蔣百里先生印象記	程曉華	三九
與蔣百里先生一席談	黃萍蓀	四二
蔣百里先生的一點小事	張禾艸	五四
百里先生言行風度的追懷	蔣潔	六〇
余與百里	葉恭綽	六五
哭蔣百里先生	陳孝威	六六

蔣百里抗戰論集

四

哭亡父蔣公百里·····	蔣英·····	六九
文藝復興時代型的人物·····	曹聚仁·····	七三

論 文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英雄跳，我們笑）

或許是生物學上一定的原則吧？急了就跳，——有如中國古諺所謂「人急跳梁，」最近歐洲大路上——位英雄，從柏林旅行回來，一跳就跳到東京，再跳又到了長春。你們不要怪他跳，要知道他是發急。

一個小學生，滿以為老師皮夾裏有許多寶貝，可是偷到手時，打開一看却是空的，急不急呢？一會兒又趁着老師打盹的功夫，出去玩耍，但回來時，老師已醒，戒尺在手，急不急呢？最近又來一個英德接近，法德調和的運動，一個等邊三角形中插入一枝金針，急不急呢？急了就跳。

歐洲大陸英雄之覆轍

我們讀歐洲史，終替大陸上的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陸軍軍人，彷彿定命運的註定，無論他在大陸上發揮怎樣大的威力，結果終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

最奇怪的，譬如一個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條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聰明，繞來繞去，但仍走上了那條路，一樣陷了進去。最奇怪的，他實際上竟是亦步亦趨，循着前人足跡，絲毫不爽的走入那個陷阱中間。這真是命定的嗎？

欲攻海國，先從大陸國入手。拿破崙的根本敵人是英國，但他奈何英國不得，便拿俄國出氣，結果一代英名斷送在莫斯科。法國人完了，德國人起來，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對英國的，但作戰也須先從俄國入手，他把俄國打敗了，但沾上了傳染病，自己也倒了。

英國這個海上王，是不是歷史上註定為永久不可抗的麼？荷蘭西班牙都曾做過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說海上王的寶座，為萬世不易，我們不信。但很奇怪，大陸英雄終照舊日方式，送掉自己性命。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擊俄。他們自知打俄是假，打英是真，但偏要大吹擂的反共。

從阿比西尼亞包抄埃及，自比拿破崙遠征埃及來得高明。從大西洋上迂迴進攻西班牙，自比德人卡來橫渡北海，發動潛艇政策較為得計，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

而不在大西洋方面，這一條路線，對於法國也是一個致命傷，因此一下尋到了兩個敵人。
我們從前不懂蘇聯有多大本領，有許多飛機能不斷運到西班牙去，現在才知道俄國軍火都從達尼爾海峽經過英國手裏放出來的。俄國也明白知道，所以戰鬥員只有八千，宣傳員却有二萬四千。

聲東擊西的戰略，在廿廿半開化時代很可以得到成功，但交通便利，知識進步到了現在的世界，欲以宣傳政策騙人，這只是自己表現其愚蠢罷了。

北方的大熊，在他廣大的巢穴裏從容地剝食他的巢實，打着一種會心的微笑，自己說：『現代世界那有真正的反共結合？』

假如大陸英雄不願自欺自騙，真心對付英國，還得學學俾斯麥。我倒要做個建議，堂堂正正請他們取消那種假的反共招牌，歸宗到一個俄德意迭克推多的同盟，或許還夠得上說對英。至於國內迭克推多也未成立的日本，竟也混在一起，高談反共攻英，恐怕還夠不上掉在陷阱的中央，只能掉在陷阱的角落裏去。

因此我奉告國內同胞，他們急，我們不急，英雄跳，我們笑！
我們從容地含笑前進，最後勝利已經逼近！

抗戰的基本觀念

歐洲人以商業起家，他們的心理上，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現錢主義，一是計算主義。因為現錢主義，所以將來如何危險，他總是說：「到那時候再說」。這決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時如何最爲有利，却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為計算習慣，所以兩種數字的比較，可作一切計劃的根本。他們偏重物質元素，至於不可以數字計算的精神元素，總退居於背景裏。

我們來到歐洲，隨時給歐洲人說明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他們表面上雖然承認，心理上總帶着懷疑。因此我就以中國人並軍事學問上的立場，在德法兩國軍事雜誌上發表了一點學問方面的見解，想把他們的根本觀念廓清一下，現在把這篇漢文稿子寄到國內藉供國人的參考。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有兩個基本點爲西洋人所不易瞭解。

第一點，是我們的樂觀態度，這樂觀並非眼前的一時的享樂，而是悠長的永久的希望。我們對於歷史，終於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綜括。在歐洲人看來，三五千年的老

古董，學問上研究固屬有益，與實際的人生則不相干，在新教育家看來，這徒然造成了時代的落伍。但中國人却從這種歷史教育中間養成了一種特性，在今日就發生了影響。中國人是：因為時代經過既久，社會變遷自多，所以他的歷史觀念是強者未必永久強，弱者未必永久弱，漢、唐、宋、明，曾經幾度的敗亡，但未來復興的一個模糊的希望始終湧現於國民潛意識裏。王夫之顧亭林在宗族失敗以後，仍是拚命著書，這種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國海塞爾博士，在德國戰敗後從新把本國歷史敘述一遍，提倡一種樂觀精神，我覺得他的功效，比了費希特的講演還重要些，但較之顧王，猶不能望其項背。

這種悠久的樂觀態度，非今日物質文明眼前享樂的人們所能明白。也許有人說現代的文化與從前不同，然而真正拿歷史的眼光來看，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就在其傳染性，發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謂之文。所以文化這回事第一是敵我同化。蒙古人滿洲人會騎馬，西洋人日本人會用機器，但他騎馬我也能騎，他用機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說，我們機器武力不如人，所以決不能取勝，那麼歷史上復國英雄，與革命志士起事的時候，弱國對抗強權的時候，武力與機器總是不如人，但終久獲得最後勝利，這是什麼原因？福煦將軍指揮了一千萬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補充，他却說一句話：「只有自認打了敗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敗仗。」我們知道福煦將軍先有了這個根本信仰，然

後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給他。換句話說，因為法國人精神的堅決，所以物質能從貧乏裏一天天充沛起來，武力能從弱小裏一天天強大起來。

我們今天退出上海，但我們自信是勝利的。我們今天退出南京，我們也自認是勝利的。這種說法並不抽象，也不空洞，我有正式的科學根據。須知我們是農業國家，並非工業國家，後者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坂，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國力中心，不存都會。敵人封鎖了內地隔絕的上海，只是一個死港，點綴着幾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幾所房子而已。牠們與中國的抵抗力量，完全沒有影響。你們把南京比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這就錯了。史丹法尼他倒懂此心理，他說現在中國人人心頭有一個南京，日本空軍炸毀了幾所新式建築，並不算一會事。

第二點，便是我們的決心，是直覺的，不是計算的。毛奇將軍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後要斷。』現在的歐洲軍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難逢一次斷。但戰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平時的計算無論如何精密，到了戰時仍不可靠。毛奇將軍這句話的價值，就是把『算』和『斷』分爲兩件事。斷的時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穩打勝仗，然後打仗，這種軍官就不成其爲軍官。

從世界的眼光看來，敵人的飛機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們只有多少，我們當然不